

邸瑞平
著



红楼独步

想列史湘云，就如见其笑靥星眸，诗狂醉态，仿佛云敛天宽之际，唯余雪月一轮。与湘云交媾，好似步入暮江花月夜之诗，两岸风光静寂，空明而秀丽。听她高谈阔论，又如云光霞影，四面合拢，自然而清新。她一扫贾族小姐萎靡纤弱之态，毫无矫揉造作之情。这有男儿风概，女儿情怀的姑娘，酷爱作诗，在诗般的怀抱里，兴之所至，淋漓恣肆，忘乎所以。时值盛夏，沁芳河里水波漾漾，荷叶团团，垂柳岸边榴花似火，湘云与翠缕一路闲搭，快意慨然地从柳荫中走来，一张清水浴浴荡漾，曲折萦纡地流进脚下，水中萝薛倒垂，落花浮荡，藕荷色的衣襟掩映在水光山色间，那明朗特丽的风姿，令人见而倾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07.411
286

红楼独步

邸瑞平 著

回到史湘云，她如也是芙蓉星降，诗狂醉鬼，当锦云做无雪之诗，吟食蟹月一轮，与起云交棒，好似步入春江花月夜之中，醉卧花丛，安眠而不起，醉也直道明晓，又似云生霞彩，四面风快，自然而清新，她一如贵族小姐兼儒将之风，毫无矫揉造作之情，这有男儿的胆，女儿情怀的细腻，刚柔并济，在诗联的江表里，呼之所至，淋漓尽致，出乎所以，则值逢夏，沁芳河里水凉凉，荷叶团圆，香粉儿透袖花似火，湘云与黛玉一路同路，快意强似地从醉梦中醒来，一张青春洋溢落笔，如柳絮般地流泻而下，水中罗裙摇曳，落花飞舞，橘黄色的衣襟点缀着先山色，同，那明朗特异的风景，令人回味无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独步/邸瑞平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8

ISBN 978 - 7 - 5325 - 5516 - 1

I. ①红… II. ①邸…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144 号

红楼独步

邸瑞平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3 字数 329,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300

ISBN 978 - 7 - 5325 - 5516 - 1

I · 2173 定价: 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



写在前边的话

从 80 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课以来，我从内蒙古到滇闽边陲，从中原地带到齐鲁沿海，走过很多地方去普及《红楼梦》的知识，因此能够结成一集《红楼撷英》。《红楼独步》是以《红楼撷英》为基础，并把散在其他各种书籍刊物里的文章，可以入目的选了一些，编成一集以就正于读者。编选的次序是按照我讲课的先后编排的，比如讲完林黛玉、贾宝玉，接下去就讲那独步千古、形成绝唱的爱情心理描写。凤姐在结构上举足轻重，王熙凤讲完正好讲全书结构，可以承上启下。评述贾母之后，主要人物分析得差不多了，可以讲语言，把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放在最后。另外，《红楼梦》有许多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著名章节，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试略加点评，以期博得共同爱好者的认同。因为此书在《红楼撷英》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因此前边仍刊出两位著名学者为《红楼撷英》写的序。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教授的序是 1985 年写的，原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徐中玉教授的序是 1996 年写的，两位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名家，徐

先生已 95 岁高龄，冯先生年轻几岁，也已 86 岁了。因此两篇赐序实在是弥足珍贵，在此谨致深深的谢忱！

进入今天改革开放兴旺发达的时代，万物蓬勃，出版事业也今非昔比，一种时代飞跃发展的朝气鼓舞着每一个人，让我在此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都美满幸福！

邸瑞平

2009 年夏



《红楼撷英》序

邸瑞平同志的《红楼撷英》一书终于能够公诸社会了。这不仅对她自己是件喜事，在读书界、在红学研究领域、在广大爱读《红楼梦》的读者中间，我想此书一定也会受到欢迎。她自己从小就爱读这部可说是中国优秀文化结晶的巨著，后来又反复读过多遍，随着年龄、阅历、见识的增长，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她甚至能把书中许多抒情描写的诗作随口背诵出来。多年积极投入之后，她在大学开设了专讲这部巨著的选修课，在红学研究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大部分已收录在这本书中，这些论文以其充满激情的、畅达的文字，以其女性的细致和观察体验的独特角度，受到各方面的鼓励和赞赏。现在她虽已退休，但继续深研此书的决心与兴趣不减当年，这部书就是她在这种坚持努力的心态下完成的。

“红学”早已成为一门带国际性的显学。只要能有“信、达、雅”的移译本领和准确的介绍，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与艺术魅力能够赢得无论哪国的读者，它原是没有国界的。《红楼梦》真实、具体、生动地反映和表现了 18 世纪中叶中国封建末世的诸种社会矛盾，

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不合理，肯定对它的叛逆与反抗，这种精神在当时非常难得。不能要求优秀作品必须十全十美，古人不可能预先知道几百年后的世界，为现在的我们提出解决新问题的现成办法。但如真是优秀的作品，它就总能给当代人以启迪，以滋养，以借鉴。不消说，当我们今天欣赏这部巨著，并称赞表现在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身上的某些叛逆思想时，并不等于还要真把这些人物当作自己的榜样。他们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今天的青年应该有更进步的思想，更民主的追求，宝、黛这两个人物毕竟还是有其许多局限的贵族公子、小姐。

“红学”虽已成为一种显学，但我认为研究中间有些已经远离这部巨著本身，跟着烦琐甚至作伪的现象走的倾向亦已相当显著，并不是好事。曹雪芹上几代祖宗的籍贯之类与《红楼梦》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大关系？巨著在握，难道就已没有新的问题该讨论了？《红楼梦》的巨大艺术魅力究竟来自哪里？今天的读者究竟应从这部巨著中择取哪些养料？诸如此类的问题，完全可能提出很多。我认为红学需要以研究这部巨著本身的艺术表现及其思想价值为主，而且应该跳出过去种种包括所谓“权威”意见的窠臼，自出手眼，立足今天的开放需要，各自努力，发出新的声音。继续把冷饭炒下去，或炒些与作品无甚相干的问题并大肆渲染其重要性，显学的地位就将难保。

我对“红学”并无专门研究，对这部巨著的艺术魅力非常钦佩。写出这部巨著需要多大的勇气、毅力、生活积累与真善美的辨析能力！特别觉得在今天大家渴望精品却极乏精品的时候，更值得从这部巨著中去探索它所以能够成为精品的原因。要写出精品，作家究竟应具有怎样的品质和修养，应该如何去克服肤浅、庸俗、满嘴乱侃、油滑轻薄、尽耍花腔等等毛病？今天每听说已能年产几百上千部长篇小说，似乎越多越好，即认为这是很大的成绩，而对产生精品的最重要条件，

即在要求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求批评某些错误和缺点，统一地来看待歌颂和批评的积极互补的作用，却颇不足。可以说，无论是由于回避还是疏忽，对这方面的问题一直还非常缺少对过去沉重教训的总结。我认为如能对这部巨著仔细加以研究，就能够从中得出具体有益的启迪。没有批评精神的作品就不是能面对现实的作品，没有现实精神的作品不会真有力量的、真有生命的，不可能成为精品，这是不论从哪个国家的文学史都可得到证明的。

瑞平同志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对《红楼梦》的教学尤其激情满怀，思维敏捷，口若悬河，受到大学生们的敬重。相信她的这部著作同样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写这几句话略表我先睹为快的欣喜之情罢。

徐中玉

1996年12月25日



红学的展望——邸瑞平《红楼撷英》序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初读似觉平平，再读便觉有味，三读而渐入佳境，此后读一遍便有一遍体会。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可以与古长新，虽历百千年而仍将如鲜露明珠，良玉生烟。

自从《红楼梦》这部书诞生以来，读者面之广，研究者人数之众，派别之多，争论之烈，可以说在文学史上是独特的。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在《红楼梦》的研究领域里，对于这部书的时代背景的研究，对于作者生平家世的研究，对于作品思想艺术的研究，以及对于版本问题的研究，后四十回问题的研究，乃至旁及与此有关的对高鹗、程伟元的研究等等，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红学”研究，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起“新红学派”的时代来，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认为这种成就之所以能取得，一是因为我们抛弃了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开始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二是因为我们虽然批判了“新红学派”的错误，但对他们的正确的方面，对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开辟的新的研究

领域^①，在实践上我们仍然是采取了批判地吸取的态度，并没有加以一概抛弃。例如我们一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确是曹雪芹^②，我们对曹家家世、曹雪芹生平以及脂本、程本的研究也一直予以充分的重视。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轻率地抛弃前人研究的积极成果，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③。三是因为解放以后，我们发展了一支庞大的有研究能力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队伍，他们不仅在研究上不断提供新的成就，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在进行新的探索。在我们现有的“红学”研究成果里，老一辈的红学家，固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新一代的“红学”研究者以及广大的“红学”爱好者，他们所作出的成就和贡献，也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④，正是这两方面的汇合，才形成了今天“红学”的总成就。

然而，尽管我们今天的“红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们已经有了以中年人为主体的研究队伍，但是“红学”研究的队

①前者如胡适指出《红楼梦》的作者确是曹雪芹，他的祖父是康熙朝的大红人曹寅，后者如对曹家家世的研究并指出此书的写作与曹家家事有密切的关系，如对脂本的发现和重视，并开始发表重要的研究文章等等。

②近几年来有人撰文否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台湾还有一位作者写了一本书来否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他们的否定是缺乏科学的依据的，在广大的“红学”研究者中间也是反应极微的，倒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文章很多，所以这种否定性的意见并不能代表“红学”界的大多数。

③解放以后对“新红学派”的批判，就胡适所代表的以实验主义为核心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来说，这种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方法不是采取学术讨论或论辩的方法，而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法，并且加以扩大化，这就造成了“左”的错误，在学术上也产生了“左”的全盘否定胡适的学术成就的错误。特别是对俞平伯先生来说，更是把学术见解的不同当作政治问题来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他的学术成就也采取了片面否定的错误态度，这更是不对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尽管它是主要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新红学派”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它所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仍然被学术界所吸收并加以改造了。这是因为已经被客观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主观上要否定它、抛弃它是不行的，所以“红学”研究的客观实践，使得广大的研究者仍然需要承认这些研究成果并在这个基础上前进。

④我这句话决不是一句空话，是有大量的事实根据的，目前所出的“红学”专著里，中年人（30岁到50岁左右）的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至于他们所发表的有质量的论文，更是众所共知的。所以事实上目前已形成了一支以中年人为主体的坚实的“红学”研究队伍，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伍还必须充实和壮大,“红学”研究仍然须要努力奋进。为什么?因为《红楼梦》确是一部经天纬地的“奇书”。没有足够的研究力量和严肃认真、笃实精进的治学态度,以及朴朴实实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是不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来的。

我们大家承认,屈原的《离骚》是一部可与日月争光的奇书,后人则干脆尊之为“经”。我们大家又承认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部奇书,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换句话说,也是一部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巨著。司马迁自己则称之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我们大家还知道,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是伟大的“诗圣”,他的诗集是一部“诗史”。对于《离骚》和“楚辞”的研究,虽然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①,但至今却仍然方兴未艾,目前已经成立了“屈原学会”,这说明这门学问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对于《史记》的研究,也同样是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了^②,而对《史记》研究的这门学问,目前也正在发展,前途正未可限量。对于杜诗的研究,也是历千百年而不衰^③,目前正在进一步重新整理校注他的全集,而且还成立了“杜甫研究学会”。

那末,《红楼梦》这部书呢?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它本身的成就,是否可以与《离骚》、《史记》、杜诗同等地看待呢?我的回答是完全可以的。《离骚》、《史记》、杜诗,这三部书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自己的时代,各自成为了自己时代的镜子。它们的作者,伤时悲世,忧愤深广。其胸襟之博大,视野之广阔,可以说从宇宙到人生,从历

①按:从汉代刘向、刘歆、王逸以来,对屈原《离骚》和《楚辞》的整理研究,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了。

②按:《史记》一书,自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33年)时代开始流传抄本,晋末徐广作《史记音义》,六朝宋裴骅作《史记集解》,即从后者算起,也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③如从元稹(779—831)写《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开始发表李、杜优劣论算起,至今也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史到现实，从帝王将相到人民群众，都在他们的怀抱之内和视野之中，都活跃在他们的笔底。当你打开他们的书卷的时候，诗人的自我形象以及他们的声音笑貌，诗人所描绘的社会的欢乐和灾难，正义和邪恶，都会一一活跃在你的眼前。你仿佛能看到他们的形象，听到他们的声音，从而使你看到了一个生动的、有形象、有声音的古代社会，而诗人忧国忧民的忧乐也就同样成为了你的忧乐。

那末，一部《红楼梦》是否也是如此呢？且看一看前人的议论：

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虽稗官者流，宁无裨于名教乎？况马、曹同一穷愁著书，雪芹未受官刑，此又差胜牛马走者。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红楼梦》一书，得《国风》、《小雅》、《离骚》遗意，参以《庄》、《列》寓言，奇想天开，戛戛独造。……

文心极曲，文义极明，细读之如释氏浮图，八面玲珑，层层透彻，如天女散花，缤纷乱坠，五色迷离；贯读之，则又如一片光明锦，一座琉璃屏，玄之又玄，无上妙品，不可思议，通矣哉！灵矣哉！文妙至此，蔑以加矣。

——解盒居士《石头臆说》

《红楼梦》是天下传奇第一书，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叙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言鬼不觉其荒唐，赋物不见其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事不中人情。

他如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盜，以及家常琐碎，儿女私情，靡不及人事之常而详序之。又其论琴则极其精，论画则极其妙，论医则穷其源，论卜则穷其理，三教九流，无不旁通博采。至若诗句清新，歌词靡丽，酒令典雅，笑言谑浪，又其余事矣。若《红楼梦》真可谓无格不备者欤！宜其脍炙人口，不胫而走天下也。

——无名氏《读红楼梦随笔》

请看，以上的评论家，不是早就把《红楼梦》与《诗经》、《离骚》、《史记》等书相提并论了吗？不是早就指出这部书的深广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了吗？由此可见，把《红楼梦》这部书与《诗经》、《楚辞》、《史记》、杜诗同等看待，把“红学”这门学问与“诗经学”、“楚辞学”、“史记学”、“杜诗学”同等看待，不仅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比起以上这些“学”来，“红学”毕竟是年轻的，就连把《红楼梦》本身的历史计算在内，也才只有二百多年，所以在整个学术史上，“红学”还只是一门年轻的新兴的学问，它没有太多的积累，特别是没有很多在学术上可以成为永久财富的积累，比较起来，还是“新红学派”作出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可以为我们吸取和运用。在它之前的“索隐派”，可供我们吸取和借鉴的东西实在不多，而它的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索隐”方法，则是我们研究中的一重魔障，我们必须加以继续克服，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然而，我们的研究对象《红楼梦》本身，却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的“红学”的底子不厚，积累太少，但我们的《红楼梦》却是一部包罗万象，具有极其深广的历史社会内容、高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传统的煌煌巨著，因此，我们不

仅应该认识到“红学”与“诗经学”、“楚辞学”等等处在同样重要的学术地位，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红楼梦》这部书所反映的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传统、民族美学的传统，却要比《诗经》、《楚辞》、《史记》、杜诗等等深厚得多，博大得多，因为到了《红楼梦》的时代，我们民族已经有了起码是五千年到八千年的文明史了^①，《红楼梦》就是在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层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把《红楼梦》比作一棵参天的大树，那末，它的树干已上薄云霄，而它的树根，则是扎到很深很深的地层里去的。它的最深的根须和较浅的根须伸展在不同的土层里，吸取了不同的养分，但却统统被吸收转化为一棵郁郁葱葱、生气勃勃的参天大树了。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研究这棵大树的成长历史和它的结构成分的重大任务，尽管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课题，但这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崇高任务。

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红学”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时代——一个学术上崭新发展的时代。

继往，就要“不薄古人”。尽管“红学”的家底浅，但这是因为它出生得晚，因此哪怕有一点点前人做出的可取的成绩，都不应该任意抛弃。

继往，不仅仅指要吸取和继承前人学术研究的成果，而且还应该指出：凡是过去长期研究的课题，只要还没有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还没有把问题解决，我们就应该继续研究下去。在学术上，我们要继承前人的接力赛，自觉地去接过前人手里的火炬。

开来，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努力学习的勇气，认真实践的勇气和在学术上开创新局面、提出新问题、作出新结论的勇气。

^①据现有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如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产生在公元前六千年左右，则距今已近八千年，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产生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则距今已近七千年。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开来,就是要在“继往”的基础上,开发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在前人研究的课题内,发现新问题,开拓新境界。学术是有时代性的,每一个学术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就会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面貌。

继往和开来,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继往”是为了“开来”,要“开来”就必须“继往”。否定一切,“白手起家”,一切都要求从零做起,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反,会走向倒退。同样,只要“继往”,不要“开来”,也会使学术停止不前。

在“红学”研究的问题上,我们既要“继往”,更要“开来”,“开来”正是我们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

事实上,解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已经出版了大量的前人和今人的“红学”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专题论文,在版本和文物资料上,也有极为重要的发现,以上这一切,蔚为当代“红学”的大观,从而已经呈现出我们时代“红学”的“继往开来”的学术新面貌。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红学”论文集,是邸瑞平同志的新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大部分是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红楼梦》的。从美学方面来研究《红楼梦》,前人已经做过,现在也有人在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项工作,既是“继往”,又是“开来”。因为在《红楼梦》的美学问题的探索上,也还仅仅是开始,还有许多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去做。

邸瑞平同志已经对《红楼梦》的美学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例如关于《红楼梦》的共同美的问题,悲剧美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意境问题,艺术构思问题,人物描写的问题,语言艺术的问题,等等等等,她都作了认真的探索并发表了很有见解的文章。她的文章我读后,感到第一是有新意,例如她对《红楼梦》的共同美的探讨,她对十二钗的悲剧的探讨,她对《红楼梦》里性格描写的探讨,她对《红楼梦》的艺

术构思的探讨,这些有关《红楼梦》的重大问题,都是不少人探讨过了的,但她的文章仍能道出新意,表现出她读《红楼梦》的独特的心得。第二,是有诗意。她的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我感到她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分析力都比较强,例如她对《红楼梦》的意境的分析,人物描写的分析,细节的分析等等,都表现出她在这方面的特色,所以读她的文章,就感到有味道,耐品味。第三,是没有框框。文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能直抒胸臆,自出手眼,不落窠臼,不主故常。惟其是直抒胸臆,自出手眼,才能打破框框,随物赋形,也因之才能给人以新鲜活泼的感觉,不拘一格的感觉。

以上三个方面,我个人感到真是作文最困难的地方,而邸瑞平同志却能手挥目送,从容自如,从中也就可以看到她在《红楼梦》上所下功夫之深了。

读她的文章的另一收获是:我感到她读《红楼梦》是差不多要读“熟”了,这种精读、熟读《红楼梦》的研《红》方法和态度,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关键。俗话说“熟能生巧”,不“熟”怎么能使自己“巧”?古人说“面壁十年,方能有此神悟”。“悟”是从下真功夫中来的。所以要精研这部《红楼梦》,不下真功夫,不从本书上下真功夫,岂能谈什么体会?当然,书外的功夫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研究时代、家世、生平这类的问题,书外的功夫更显得是关键,但是也必须以熟悉《红楼梦》本身为基础,不过这一关,就谈不上研究《红楼梦》。我感到有的同志,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熟读《红楼梦》这一点做得还很不够。邸瑞平同志的文章,是给我的很好的启示。我提出这一点来,对其他同志也许同样有用处。

“红学”正处在“继往开来”的发展中,邸瑞平同志是属于中年的“红学”研究者的行列里的,我感到今后的“红学”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现在中年的“红学”研究者,他们是今后“红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的

努力和成就，将决定今后“红学”的成就和面貌。如前所述，我们现有的这支“红学”研究者的队伍，是以中年“红学”研究者为主体的，他们已经在“红学”研究上作出了可喜的成绩，今后的“红学”，可以预见，将在目前正处在中年一代的“红学”研究者的努力下，取得更为巨大的进展。

《红楼梦》是一棵在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成长的参天大树，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它有无比深广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内容，它将永远与我国的历史并存。对于它的研究，将是具有历史的长期性的，试想，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把这部蕴含着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积层的巨著研究透呢？认为这部书没有什么研究头，研究几年、几十年就没有可研究的了的这种想法，是因为对这部书缺少了解、认识不到，而不是这部书本身无需人们作长期的研究或者经不起人们的长期研究。

由此可知，“红学”本身，必将长期发展下去，我们只要看看“诗经学”、“楚辞学”的历史，也就可以想见“红学”的历史将会如何发展了。

“红学”，现在正在年青的时候，它的发展就像黄河长江的奔流一样，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冯其庸

1985年12月11日夜11时写毕于宽堂